

第十八回 癡公子倩佳人畫面

詞曰：

潑墨淋漓，借尊面權為素壁。雖然未似錦箋奇，圈圈點點，得辱佳人筆。書生白面安能及，粉黛無顏色。除非神茶郁壘，橫塗豎抹甚為匹。

右調《醉落魄》

話說張寅在玉尺樓下考詩，聽見樓上歡笑，以為山小姐得意，竟大著膽一直撞上樓來，此時，許多侍妾因見山小姐與冷絳雪取笑張寅作樂，都立在旁邊觀看。樓門口並無人看守，故張寅乘空竟走了上來。山小姐忽抬頭看見，因大怒道：「這是甚人，敢上樓來！」張寅已走到面前，望著小姐深深一揖道：「學生張寅拙作，蒙小姐見賞，特上樓來拜謝。」

眾侍妾看見張寅突然走到面前，俱大驚著急。攔的攔，遮的遮，推的推，扯的扯。亂嚷道：「好大膽，這是甚麼所在，竟撞了上來！」張寅道：「我不是自撞來的，是你家太師爺著人送我來的。」山小姐道：「好胡說，太師叫你在樓下聽考，你怎敢擅上樓來！」因用手指著上面懸的御書匾額說道：「你睜開驢眼看一看，這是甚人寫的。任是公侯卿相，到此也要叩頭。你是一個白丁公子，怎敢欺滅聖上，竟不下拜！」

張寅慌忙抬頭一看，祇見正當中懸著一個匾額，上面御書「弘文才女」四個大字，中間用一顆御寶，知是皇帝的御筆，方纔慌了，擦衣跪下。山小姐道：「我雖一女子，乃天子欽定才女之名。賜玉尺一柄，量天下之才。又恐幼弱為人所欺，敕賜金如意一柄，如有強求婚媾及惡言調戲，打死勿論，故不避人。滿朝中縉紳大臣，皇親國戚，以及公子王孫，並四方求詩求文，也不知見了多少，從無一人敢擅登此樓，輕言調戲。你不過是一個紈袴之兒，怎敢目無聖旨小覷於我，將謂吾之金如意不利乎？」因叫侍妾在龍架上取過一柄金如意，親執在手中，立起身來說道：「張寅調戲賜才女，奉旨打死！」說罷，提起金如意就照頭打來。把一個張寅嚇得魂飛天外，欲要立起身來跑了，又被許多侍妾揪定，沒奈何，祇得磕頭如搗蒜，口內連連說道：「小姐饒命！小姐饒命！我張寅南邊初來，實是不知，求小姐饒命！」山小姐哪裏肯聽，怒狠狠拿著金如意祇是要打。雖得冷絳雪在旁相勸，山小姐尚不肯依。卻虧張寅跟來的家人聽見樓上聲息不好，慌忙跑到後廳，稟知山顯仁道：「家公子一時狂妄，誤上小姐玉尺樓，小姐大怒，要奉旨打死，求太師老爺看家老爺面上，速求饒恕，感恩不淺。」

山顯仁聽說，也著忙道：「我叫他謹慎些，他卻不聽。小姐性如烈火，若打傷了，彼此體面卻不好看。」因連叫幾個家人媳婦，快跑去說，老爺討饒。山小姐正要下毒手打死張寅，冷絳雪苦勸不住，忽幾個家人媳婦跑來說老爺討饒。山小姐方纔縮住了手說道：「這樣狂妄畜生，留他何益，爹爹卻來勸止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太師也未必為他，祇恐同官上面不好看耳。」

此時，張寅已嚇癱在地，初猶求饒，後來連話都說不出，祇是磕頭。山小姐看了又覺好笑，因說道：「父命討饒，怎敢不遵，祇是造化了這畜生。」冷絳雪道：「既奉太師之命，恕他無才，可放他去吧。」山小姐道：「他胸中雖然無才，卻能央人代替，以裝門面，則面上不可無才。」因叫侍兒取過筆墨，與他搽一個花臉，使人知他是個才子。

張寅跪在地下，看見放了金如意不打，略放了些心，因說道：「若說我張寅見御書不拜，擅登玉尺樓，誤犯小姐，罪固該當。若說是央人代替，我張寅便死也不服。」山小姐與冷絳雪聽了，俱大笑起來。山小姐道：「你代替的人俱已捉了在此，還要嘴強。」張寅聽說捉了代替，祇說宋信也被他們拿了，心下愈慌不敢開口。

山小姐因叫侍兒將筆墨在他臉上塗得花花綠綠道：「今日且饒你去，你若再來纏擾，我請過聖旨，祇怕你還是一死。」張寅聽說饒命叫去，連忙爬起來說道：「今已喫了許多苦，還來纏些甚麼？」冷絳雪在旁插說道：「你也不喫苦，你肚裏一點墨水不曾帶來，今倒搽了一臉去，還說喫苦？」說得山小姐忍不住要笑，張寅得個空，就往樓下走。走到樓下，眾家人接著，看見不象模樣，連忙將衣服替他面上揩了。揩便揩了，然是乾衣服，未曾著水，終有些花花綠綠不乾淨。張寅也顧不得，竟遮掩著往外直走，也沒甚臉嘴再見山顯仁。遂不到後廳，竟從旁邊夾道裏，一溜煙走了。

走出大門外心纔定了。因想道：「他纔說代作人捉住了，定是老宋也拿了去，我便放了出來，不知老宋如何了。」又走不上幾步，轉過彎來，祇見宋信在那裏伸頭探腦的張望。看見張寅，忙迎上來說道：「恭喜，想是不曾讓你做詩。」張寅見了又驚又喜道：「你還是不曾捉去，還是捉了去放出來的？」宋信道：「那個捉我，你怎生這樣慌張狼狽，臉上為何花花綠綠的？」張寅跌跌腳道：「一言說不盡，且到前邊尋個好所在，慢慢去說。」遂同上了轎回來。

走了數里，張寅忽見路旁一個酒店，甚是幽雅清靜，遂叫住了轎，同宋信入來。這店中是樓上樓下兩處，張寅懶得上樓，遂在樓下靠窗一副大座坐下。先叫取水將面淨了，然後喫酒。

纔喫得一兩杯，宋信便問道：「你為何這等氣苦？」張寅歎口氣道：「你還要問，都是你害人不淺。」宋信道：「我怎的害人？」張寅道：「我央你代作詩，指望你做一首好詩，光輝光輝。你不知做些甚麼，叫他笑我央你代作。原是隱密瞞人之事，你怎麼與她知道，出我之醜。」宋信道：「見鬼了，我在此等了半日，人影也不見一個出來，是誰叫我做詩？」張寅道：「又來胡說了，詩也替我做了，我已寫去了，怎賴沒有！」宋信道：「我做的是甚麼？」張寅道：「我雖全記不得，還記得些影兒，甚麼『落花蓮』，甚麼『包兒掉了綿』，又是甚麼『春秋』又是甚麼『仲尼』，難道不是你做，還要賴到哪裏去。」宋信道：「冤屈死人，是哪個來叫我做？」張寅道：「是小僮來的。」宋信道：可叫小僮來對。」

張寅忙叫小僮，小僮卻躲在外面，不敢進來。被叫不過，方走到面前。張寅問道：「宋相公做的詩是你拿來的？」宋信道：「我做甚麼詩與你？」小僮見兩個對問，慌的默了，一句也說不出來。張寅見小僮不則聲，顏色有些古怪，因兜臉兩掌道：「莫非你這小蠢才，不曾拿詩與宋相公麼？」小僮被打，祇得直說道：「那詩實實不是宋相公做的？」張寅大驚道：「不是宋相公做的，卻是誰做的？」小僮道：「相公叫我出來，我因性急，慌忙走錯了路，誤撞入他家小姐房裏，被她拿住，要做賊打。又搜出相公與我的詩稿，小的瞞她不得，祇得直說了。她說你不消尋別人，我代做了吧。拿起筆來，頃刻就寫完了。我恐怕相公等久，祇得就便拿來了。」

張寅聽了，又跌腳道：「原來你這小奴才誤事，做詩原為要瞞他家小姐，你怎到央他家小姐代作一怪不得他竟代做了。」

了。」宋信道：「如今纔明白，且問你他怎生叫你做起的？」張寅道：「我一進去，山相公一團好意，留我小飲。飲了半晌，就叫人送我到玉尺樓下去考。方纔坐下，山小姐就叫侍妾下樓問道：『《張子新篇》是誰人做的，』我答應是自做的。他又叫侍妾說道：『既是自做的，為何有平如衡詩在內？』祇因這一問，打著我的心病叫我一句也說不出。我想這件事是你我二人悄悄做的，神鬼也不知，他怎麼就知道？」宋信也喫驚道：「真作怪了。你卻怎麼回他？」張寅道：「我祇得認是平如衡與我唱和的兩首，故刻在上面，他所以做這一首詩譏諷我，又要我和。我急了，叫這小奴才來央你做，不知又落入圈套，竟將她代作的寫了上去。她看了在樓上大笑。我又不不知就里，祇認是看詩歡笑，遂大膽跑上樓去。不料，她樓上供有御書，說我欺滅聖旨不拜。又有一柄御賜的金如意，凡是強求婚姻與調戲她的，打死勿論。我又不不知，被她叫許多侍妾僕婦將我捉住，自取金如意，定要將我打死。虧我再三苦求方纔饒了。你道這丫頭惡不惡。雖說饒了，臨行還搽我一個花臉，方放下樓來。」宋信聽了，吐吞說道：「大造化，大造化！玉尺樓可是擅自上去的。一個御賜才女，可是調戲得的。還是看你家尚書分上，若在別個，定然打殺，祇好白白送了一條性命。」張寅道：「既是這等厲害，何不早對我說？」宋信道：「他的厲害，人人知道，何消說得。就是不厲害，一個相公女兒，也不該撞上樓去調戲她。」張寅道：「我一個尚書公子，難道白白受她凌辱，就是這等罷了！須去與老父說知，上她一疏，說她倚朝廷寵眷，凌辱公卿子弟。」宋信道：「你若上疏說她凌辱，她就辯說你調戲。後來問出真情，畢竟還是你喫虧，如何弄得她倒。」張寅說：「若不處她一場，如何氣得她過？」宋信道：「若是氣她不過，小弟倒有一個好機會，可以處她。」

張寅忙問道：「有甚好機會？萬望說與我知道。」宋信道：「我方纔在接引庵借座等你，看見壁上有趙縱、錢橫二人題的詩。看詩中情思，都是羨慕山小姐之意。我問庵中和尚，他說二人曾與小姐對考過。我問他考些甚麼，那和尚倒也好事，連考的詩都抄的有，遂拿與我看，被我暗暗也抄了來。前日山相公叫人錯尋到我處的，就是此二人。我看他對考的詩，彼此都有勾挑之意。你若去尋她過犯，上疏參論，何不將此唱和之詩呈與聖上，說她借量才之名，勾引少年子弟在玉尺樓淫詞唱和，有辱天子御書並欽賜女子之名。如此加罪，便不怕天子不動心。」

張寅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這個妙，這個妙，待我就與老父說知，叫他動疏。」宋信道：「你若明後日就上疏，她就說你調戲被辱，讎口冤她了。此事不必性急，須緩幾日方妙。」張寅道：「也說得便是，便遲兩日不怕她走上天去。」二人商量停當，方纔歡歡喜喜飲酒。飲了半響，方纔起身上轎而去。

俗話說得好：路上說話，草裏有人。不期，這日燕白頷因放不下閣上美人，遂同平如衡又出城走到皇莊園邊去訪問，不但人無蹤影，並牆上的和詩都粉去了。二人心下氣悶不過，走了回來，也先在這店中樓上飲酒。正飲不多時，忽看見樓下宋信與張寅同了人來，二人大驚道：「他二人原來也到京了。」平如衡就要下樓來相見，燕白頷攔住道：「且聽他說些甚麼。」二人遂同伏在閣子邊，側耳細聽。

聽見他一五一十，長長短短，都說是要算計小姐與趙縱、錢橫之事。遂悄悄不敢聲張。祇等他喫完酒去了，方纔商量道：「早是不曾看見，若看見，未免又惹是非。」燕白頷道：「我原料他要來山家求親，祇說倚著尚書勢頭，有幾分指望。不期倒討了一場凌辱。」平如衡道：「我二人去考，雖說未討便宜，卻也不至出醜。所恨者，未見小姐耳！」燕白頷道：「以我論之，小姐不過擅貴名耳，其才美亦不過至是極矣。小弟初意，還指望去謀求小姐一見。今聽張寅所謀不善，若再去纏擾，不獨帶累山小姐，即你我恐亦不能乾淨。」平如衡道：「就是不去，他明日叫父親上疏，畢竟有趙縱、錢橫之名，如何脫卸？」燕白頷道：「若你我真是趙縱、錢橫，考詩自是公器，有無情詞挑逗，自然要辨個明白，怕他怎的。祇是你我都是假託之名，到了臨時，張寅認出真姓名，報奏聖上，聖上說學臣薦舉，朝廷欽命，都違悖不赴，卻更名改姓，潛匿京師，調引欽賜之女，這個罪名便大了。」

平如衡道：「長兄所慮甚是。為今之計，卻將奈何？」燕白頷道：「我二人進京本念，實為訪山小姐求婚。而這段姻緣，料已無望。小弟遇了閣上美人，可謂萬分僥幸。然追求無路，又屬渺茫。吾兄之冷降雪，又全無蹤影，你我流蕩於此，殊覺無謂。況前日侍妾詩中，已明明說道『欲為玄霜求玉杵，須從御座撤金蓮』。目今鄉試不遠，莫若歸去取了功名。那時重訪藍橋，或者還有一線之路。」

平如衡道：「吾兄之論最為有理。祇怕再來時物是人非，雲英已趙裴航之夢矣。」燕白頷道：「山小姐年方二八，瓜期尚可有待。況天下富貴才人甚少，那能便有裴航？」平如衡道：「山小姐，依兄想來，還可有待。祇怕我那冷降雪小姐不能待矣。既是這等，須索早早回去。」二人算計定了，又飲了數杯，便起身回到下處。叫家人收拾行李，僱了轎馬，趕次日絕早就出城長行。

二人一路上有說有笑，倒也不甚辛苦。一日，行到山東地方，正在一條狹路上，忽撞見一簇官府過來。前面幾對執事，後面一乘官轎甚大，又有十餘疋馬跟隨，十分擁擠。燕白頷與平如衡祇得下了轎，撿一個路寬處立著，讓他們過去。不提防，官轎抬到面前，忽聽到轎裏連叫舍人道：「快問道旁立的可是燕、平二生員。」

燕白頷與平如衡聽見，忙往轎一張，方認得是王提學。也不等舍人來問，連忙在轎前打一恭道：「生員正是燕白頷平如衡。」王提學聽了大喜，因吩咐舍人道：「快道二位相公前面驛中相見。」說罷，轎就過去了。聽差舍人領命，隨即跟定燕白頷平如衡，請上轎抬了轉去。

幸喜回去不遠，祇二三里就到了驛中。王提學連連叫請，燕白頷平如衡祇得進去拜見。拜見過了，王提學就叫看坐，二人遜稱不敢。王提學道：「途間不防。」二人祇得坐下。王提學就問道：「本院已有疏特薦，已蒙聖恩批准，徵召二位入京。本院奉旨各處追尋，卻無蹤影，二位賢契為何卻在此處？」燕白頷應道：「生員與平生員蒙太宗師培植，感恩無地。但生員等遊學在先，竟不知徵召之事，有幸聖恩，並負太宗師薦拔之盛心，罪甚，罪甚。」王提學道：「既是不知道，這也罷了。卻喜今日湊巧遇著，正好同本院進京復命，就好面聖，定有異擢。」

燕、平二人同說道：「太宗師欲將生員下士獻作嘉賓一段作養盛心，真是千古。但聞負天下之大名，必有高天下之大才，方足以當之。若碌碌無奇，未免取天下之笑。生員輩雖薄有微才，為宗師垂憐。然捫心自揣，竊恐天地之大，何地無才。竟以生員二人概盡天下，實實不敢自信。」王提學道：「二位賢契虛心自讓，固見謙光。但天下人文，南直首重。本院於南直中遍求，惟二位賢契出類拔萃，故本院敢於特薦。天下雖大，縱更有才人，亦未必過於賢契。今姓名已上達宸聰，二位賢契不必過遜。」

燕白頷道：「生員輩之辭，其實是有所見而然，倒不是套作謙語。」王提學道：「有何所見，不妨直說。」燕白頷道：「生員聞聖上詔求奇才者，蓋因山相公之子山黨才美過人，曾在玉尺樓作詩作賦，壓倒翰苑群英，故聖上之尊以爲女子尚有高才，何況男子，故有此特命。今應召之人，必才高過於山黨，方不負聖主之求。若生員輩，不過項羽之霸才耳，安敢奪劉邦之景鹿！是以求太宗師見

諒也。」王提學笑道：「二位賢契又未遇山小姐，何畏山小姐之深也。」燕白頷道：「生員輩雖未遇山小姐，實依稀彷彿於山小姐之左右。非畏之深，實知之深也。」

王提學道：「二位賢契既苦苦自諉，本院也不好相強。祇是已蒙徵召，而堅執不往，恐聖上疑為鄙薄聖朝，誠恐不便。」平如衡道：「生員輩若是養高不出，便是鄙薄聖朝。今情願原從制科出身，總是朝廷之人才，祇是不敢當徵召耳。實是尊朝廷，與鄙薄者太相懸絕。」王提學道：「二位賢契既要歸就制科，這便也是一樣了。祇是到後日辨時便遲了。何不就將此意，先出一疏，待本院復命時帶上了，使聖上看明，不獨無罪，且可見二位才而有讓。明日鹿鳴得意，上苑看花，天子定當刮目。」燕、平二人同謝道：「蒙太宗師指教，即當出疏。」

王提學就留二人在驛中同住了。驛中備出酒飯，就留二人同喫。飲酒中間又考他二人些詩文，見二人下筆如神，無不精警，看了十分歡喜。因說道：「二位賢契若就制科，定當高發。本院歲考完了，例當復命。科考的新宗師已到任多時，二兄速速回去，還也不遲，本院在京中準望捷音。」燕、平二人再三致謝，又寫了一道辭召就試的疏，交付王提學，然後到次日各自別去。王提學進京復命不題。

且說燕白頷、平如衡二人，一路無辭，到了松江家裏，正值新宗師科考。燕白頷是華亭縣學，自去赴考不必言矣。平如衡卻是河南人，欲要冒籍，松江又嚴禁，冒不得。與平教官商量，欲要作隨任子侄寄考。平教官官又小，又擔當不來。欲要回河南去，又遲了。還是燕白頷出主意道：「不如納了南監罷。」平如衡道：「納監固好，祇是要許多銀子。」燕白頷道：「這不打緊，都在小弟身上。」平教官出文書，差一個的當家人，帶了銀子，到了南京監裏替平如衡加納了。

過了數日，科舉案發了，燕白頷又是一等。有了科舉，遂收拾行李，同平如衡到南京來鄉試。祇因這一來，有分教：
龍虎榜中御墨，變作婚姻簿上赤繩。

不知此去果能中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平山冷燕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